

明詩話全編

拾



江蘇古籍

吳文治

主編

明詩話全編

江蘇古籍



拾

朱長春詩話

石 牧 編纂

朱長春（約一六〇〇年前後在世）。字太復，號海藏，烏程（今浙江吳興）人。萬曆進士。官至刑部主事。著有《管子權》等，已佚。本書據《藝叢談宗》錄其詩話二則。

一《選杜詩序》 海內習杜詩今特盛。吳有鄭子、王子特異，其習也若不習也，非世謂習也。蓋兩子習十年餘矣。而得余特起，若旦暮然。余蓋見鄭子所自抄《杜詩序》云：其言曰：「道性情者詩之本。古有詩無法，今有法無詩，因陳天下學杜詞家三病，語截截有致也。」余讀而歎曰：「何其憂乎？憤世之言也。故曰吾明詩之本也。」詩安得無法？今夫瘡者、嘶者、舌木者、齒豁者、唇缺者、鼻齁者，皆不可歌，此皆失其元聲者也。若以令神巧輔清喉童兒授之篇數，不教以如元如墜纍纍等法，直張口而呼

烏鳥，則巷中里下頑兒婦女接手躡足延聲相和之曲，不比而登於堂上也。又不工者也。詩安得無法？吾所謂法，非沈約之法，蓋詩在成，周始盛，而孔子刪二代列國朝里雜唱歌什，定篇三百，其法始嚴。蓋嘗曰「關雎」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。樂、哀情性也，不淫、不傷，非法何以得乎？要以情性為主，法為輔，輔具而主善，大約歸之和，乃可協焉。自騷聲、賦誦、廟曲、樂府、歌謠、長短參差變方，屈、宋、蘇、李、栢梁、鄴中諸流未有遺法，而況至於律，則音節諧和，從風不忤，法久益嚴，自然之勢也。杜氏蓋備衆體，而律為最。其於詩，蓋乃法家深文無害者哉。嘗訂其法有四，非自杜始古法也。四法者，由性情設，還為性情制。介胄之夫，責起章甫之士，脩容草莽之子，夷率山林之客，逍遙入朝，極辯履險多危，思婦悲銜，逐臣恨飲，別旅興致，集讌增懷，戚俗無容，明遊感義。其於情也有理，理不可焚。其法在體，聲遇則厲，調過則離，情過則柔，理過則贅。太亢而比殺，太宛而比慢，太流而比濫，太苦而比數。豪心者蕩焉，拘節者蓄焉，榮華之人麗焉，靡靡者淫焉，俗夫鄙焉，溺無制焉。其於情也有僻，僻不可任，其法在格。首尾合以亭也，骨脈通以王也，節奏諧以中也，布置當以勻也。不穠、不枯、不局、不踰、不律，是法也；細，詳矣。今取其詩篇，一一按前四法，無不應性情者，故可備式。因論其指夫衣者抒而為疋，剪而為幅，縫而合之，緣而絺之，成而服之。狼狽無異陳襲，然使人裸而毀服被褐之，博立中朝，則童子笑之矣。故由前則無性情之喻，由後則無法之喻也。詩安得無法？鄭子明詩之本也。予以此言也示王子，王子曰然。故當兩行之，因序於後。（《藝叢談宗》卷之六）

二《詩自序》 不佞蓋嘗論詩至難，自為詩十年，未嘗敢自滿志也。嘗皇皇恐一言之無比於古，嘗畸

於人，不敢為溺音習移，又未嘗敢叫囂自壯，與世諸君子善，鳴堅白標亢。故十年不求名，人亦不我名，然以名如諸子，雖燁然傾一世，不佞亦不敢願焉。歲己丑冬，過吳門，訪李叔玄於虎關。叔玄少年，希古甚盛，自為詩美秀，有唐人之聲。則索予詩讀之，爽然大喜，相結。以不方、不欽、不屬、不離、無情而若有情。至若不深，其整若亂，其高若平，不言而意存。其於情也為綱，合乃成方，其法在章。高如山，下如水，清如風，曠如天，動如雲，一質一文，迭相為經，小大疏密，不相奪倫。如鐘發聲，中闕以平。既闕有音，一言不可更，一字易而不成聲。其於情也為佐，變化無窮。其法在句，句合成章，章合成格，格合成體，體合成詩。此法古法也，而獨備杜甫。當是時，唐中葉衰，天下定復亂，亂復安數四。甫以介忠孤憤身丁，盛衰多故，而又自初流跡吳落，以至脫難，赴主服官，抗詞連遷奔走，其家族弟妹妻兒散不相顧，平生故交，多零落浮沈，生死別離之思，而親遭饑寒困頓，免死偷安，一切寄之詩。而感多思深，畢其才於吟，故其發情性至真，至變法亦稱焉。此所云主立而輔具者哉！甫性貞志苦，身擔古人之事，以挽世興雅為務。自言曰「作者寸心知」，曰「晚節漸于詩律細」。佞者，能不為今之詩也。叔玄苦持去刻之，業不得止，叔玄顧叔玄獨好，謂我能不為今亡，謂今將目我為不祥厲物哉！我故不愛名，如譽人者不自為地，乃不辭自為解以序曰：詩之用尚矣。不佞何敢與焉？其義則竊聞之。詩者，施也，施之章曲道其志，詩者，持也，持之禮義善其情。兩者備而後目節生焉。故曰：文采節奏，聲之歸也。《三百》、《九歌》無議矣。古體絕於正始，近體絕於大曆，非其比詠聲華之絕施不諧而持不正也。要以古人言志理情，則為無詩。故詩有本有末，亢者、夷者、深茂者、清冲者、奇者、典者、華鮮

者吟焉。各得其性之所近，總歸於和諧無不合，則有本之故，如百昌生而有根，未離情而得為詩。今世之言詩者，家宗漢、魏，人擬開、寶，以為絮宋、元則斌斌盛哉。然名耳！其實亡。以過夸大之士，鞭叱風雲，睥睨天地，目為高矣。然而洸洋無當，遠不相次，則傷體也。博比之士，稽按成言，鉤引故實，目為富。然而補綴離跂，而結屈不可韻，則掩於情也。都華之士，采鮮美，揚聲調，爛然鏗然目，為工。然而塗歸逐外，往往偽而去其真，則無質也。樸古之士，損約文物，酌施情理，以要於雅。而其希踪太過高而鬱，乾而無聲，則又質而不成方也。清貴之士，恬簡自好，冲情諧曲，以要於和，而其易而得，拘而不能變，致澁而骨曼，則又不成格也。故兒之或佳，神之不善，句之或工，章之不合，調之或諧，理之不中，篇之或成，體之不適，其未未嘗不似而本稍陵夷也。夫使天下之物若薰蕕，雖盡無薰，不疊有薰，外而猶中。且令天下不知薰。故孔子曰：惡似而非，此微寧無過。宋元殆又甚哉？不佞心塞而目能辨真，性孤不能同波於時，而有古癖。自少居平，憤憤以為詩。雖小技，然《大雅》《關天地元音》，萬古不可磨滅，故時猶往往與淫蛙迭進退而定。自中唐以來，沿到今垂千年，響絕寥矣。雖曰世喪道則，人心亦使然。夫好名速成，護拙欺人，賢豪才子，往往有之。故始不得不借色以餽釘，既則流遁而錮情，其究不知古人之是而己之非，以旦夕虛名熏心，號曰陵古而無前。要古人已陳無口，莫舌爭矣。百年之後，吾等亦無口，而使後人實我同古人，委定其短長，夫措足何地乎？唐十才子以來，今聲稱得無如前，竭一生聰明嘔肝之用，竟令聲與名滅。不佞義不可出此，自弱冠鄉舉後，與里鄭允升遊，得知識所為古人詩。三年而求之，意倪知有端矣。未得其骨，又三年而求之，體局知有會矣。未得其機，

尋仕為令膠膠日夜簿書徵會之，不給廢墮故業，為詩亦耘耔支離，似不可進於技已。乃艱歸，杜門五年，重得閒汎濫於諸家。初深求之，一年而率，二年而出；又微求之，一年而渾，二年而揚。今乃求之，罔象於古人神境，有無離合妙解，旦暮之指，稍稍涉涯。而望中似津津焉。然又墮後之界，過此未知，而力竭矣。不知所進，故不佞獨論詩至難。奈何今為詩易之也。易者從外，難者從內，穀種於土，發為苗，穎而采。苗穎不可生穀，故內求之，其勢必出，而外不可復入。故曰「傳神全在阿堵中」，四體何關哉？雖然不佞大言矣，行之惟艱，能不為今，不能為古。幾莊周言，寄躡者之造，悲耶！若夫不悅遠而高，不結屈而博，華而實雅，而韻清，中而正，則古之人，古之人哉！庶幾千秋雅道之屬乎？國家運至隆作，人至久，天下至大，必有卓絕一代之豪，起而任之。長春將執業氏首而事焉。詩興，意在茲乎？意在茲乎？（同上）

《藝叢談宗》

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

盧象昇詩話

吳熙貴 吳曉川編纂

盧象昇（一六〇〇——一六三九），字建斗，江蘇宜興人。天啓進士。授戶部主事。善射，精將略，能治軍。崇禎三年，進左參政兼副使，整飭大名、廣平、順德三府兵備，號「天雄軍」。因鎮壓農民起義軍有功，累擢右副都御史，進兵部侍郎。清兵犯京師，乃受詔入衛，遷兵部左侍郎。因宰臣楊嗣昌主和議，不予支援。他孤軍奮戰，炮盡矢竭，戰死。象昇雖將材，亦能詩文，爲學不事章句，居官治學甚勤。著有《忠肅集》。本書輯錄其詩話四則。

一 王壘之云序：海內文章與世運相終始，須會山靈水異之間，氣勿隨山魃水魅之魔神，年來歷科不審於世運，何似要當視詩家之李杜耳；玉壘之靈錦江水，出沒千里流萬載。高峰逼漢雲為章，浩浩

洪流濯我腸。等閒未與測深淺，矯首青雲觀世變。開胸拍手索吾徒，白甫不見吁嗟乎。」（《明大司馬盧公集》卷十二《率意吟》之四）

二 咸陽古道有望夫山、望夫石，前人題云：「山頭怪石古人妻，翹首巍巍望隴西。雲鬢不梳新樣髻，月鉤猶掛舊時眉。衣衫寒久成苔蘚，脂粉年深墜土泥。妾意自從君去後，一番風雨一番啼。」詩頗有情，未免色相。（同上《題望夫石》）

三 此關（指穆陵關）離太平驛三十里，余領五省軍務統兵入豫，見壁間一律云：「獨上亭臺耳目新，情懷何異葛天民。江山寄跡原非我，天地為廬亦借人。放盡尊前千里目，流空衣上十年塵，有詩不寫酬佳景，却恐風塵笑客貧。」其詩高妙，相傳為呂純陽先生所題。（同上《過穆陵關》）

四 人言今夕是七夕，夏去秋來若駒隙。天孫織就雲錦囊，待我詩章貯冰雪。我詩不作驚人語，戈挽斜暉馬上得。四山出沒唯雲間，千里徘徊有新月。新月如鉤碧空際，我心感時知何寄。……嗟呼，夏去秋來若駒隙，人言今夕是七夕。（同上《軍中七夕歌》）

《明大司馬盧公集》

清刊本

朱之瑜詩話

朱恒夫編纂

朱之瑜（一六〇〇——一六八二），字魯瑛，號舜水，浙江餘姚人，後僑寓松江（今屬上海）。諸生。明末景微不就。明亡後，爲抗拒滿清髮變服令，避居舟山、越南，後東渡日本。在日本授徒講學，並著《中原陽九述略》，痛述失國經過。因其學識淵博，門生衆多，爲日人所敬重。卒，日本學者私謚文恭先生。著有《舜水文集》、《泊舟稿》。本書輯錄其詩話十則。

一 問：「作詩文？」答：「所貴乎儒者修身之謂也，身既修矣，必博學以實之；學既博矣，必作文以明之。不讀書則必不能作文，不能作文，雖學富五車，忠如比干，孝如伯奇、曾參，亦冥冥沒沒而已。故作文爲第二義。至於做詩，今詩不比古詩，無根之華藻，無益乎民風世教，而學者汲汲爲之，不過取名

干譽而已。即此一念，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。」故程子曰：「為之大，足喪志。」（《舜水文集》卷十四《答安東守約雜問》）

二 問：「唐詩李、杜為最，未知二公有優劣否？」答：「李、杜齊名，究竟李不如杜。李秀而杜老，李奇險而杜平淡。李用成仙等，語更不經；煉丹等，殊不雅。不若杜家常茶飯，飯有味也。然不奇奧之極，造不得平淡。有意學平淡，便水煎豆腐湯矣。」又曰：「詩貴秀貴逸，著理學語須要脫得頭巾氣，不然便老學究可厭可唾矣。前日佳作多有用此等，然不十分犯手。」（同上）

三 問：「詞章之習，害于道義乎否？」答：「即無害於道義，亦無益于身心。今之詩詞，與古人之詩遠矣。誠能如杜子美、元次山，固自佳耳。」（同上卷十五《答加藤明友問》）

四 問：「崇禎年中，巨儒鴻士為世所推者幾人？願錄示其姓名。」答：「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，時文者，制舉義也。此物既為塵飯土羹而講道學者，又迂腐不近人情。如鄒元標、高攀龍、劉念臺等，講正心誠意，大資非笑。於是分門標榜，遂成水火，而國家被其禍，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。巨儒鴻士者，經邦弘化康濟艱難者也。」（同上《答林春信問》）

五 問：「元次山一代之才子耳，公乃與詩聖之少陵並稱。其說如何？」答：「少陵聖於詩，但就詩言耳。元次山無限情事，盡見於詩，其治道州也，絕無牢騷佻達之態。台兄乃以才子少之耶？少陵保房琯，比嚴武未必無可議也。」（同上）

六 問：「晦翁略不依小序之說，呂東萊本於小序作《讀詩記》，欲知其大意，則兩先生之說參考而可

乎？「答：「如此參考，而裁之於心，又設身處於其地，必無不得者矣。僕三年讀《禮》，二十一年飄零異國，目不見書史。古人云：『三日不讀，口生荊棘；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。』今者自顧增漸，尚敢矢口談詩乎？」（同上《答野節問》）

七 問：「詩云：為龍為光，大全如今。俗謂龍晃云云。龍晃何等語？」答：「光字易解，龍字不解，故向來俱作龍光看，言古字通用也。然天子燕以示慈惠，雖無所不至，不當加以龍字。愚意謂龍者神物也，陽德也。升沉隱見，變化不測，興雲致雨，澤被萬物，不若如字看而與光字作二意為妙。高明以為何如？光如光降光顧，龍如龍臨龍睨。」（同上）

八 問：「唐有煎茶久矣，唐陸羽、龜蒙、盧仝、張文新等皆有煎茶詩，宋朝有點茶詩。煎也點也，其別如何？」答：「自宋以來皆用點茶，所謂點茶者點湯也。水大沸恐傷茶氣，先用冷水數匙入於湯中而瀹茗，則氣味俱全，故曰點茶。煎茶別自一種，如六安等茶，則久煮而後味全，故亦有煮茗之說。然煎茶、點茶世人亦互用之，不甚別也。」（同上《答小宅生順問》）

九 劉宋取天下於桓玄之手，其功奇矣。厥後遂除劉毅、劉牢之陰圖，諸葛長民而憂懼，劉穆之運移典午，昭昭然矣。先生無可如何，故託之詩酒，夷猶以自放。存松菊以著其節，栽五柳以表其風，不必有宋朝佐命晉室遺老之悲，豈先生之得已哉。菊味苦而氣清，不鬬艷，不爭妍，惟任傲骨以凌風霜耳。不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。蕭然興致與之為一，斯時獨有仰止高山而已，何能恤其他哉。古今人所貴乎天下之士者，以其識時焉爾。力能為之（今按：此下疑逸一句）。力不能為，則潔身而去，猶愈

也。力能為之則為。汾陽臨淮西平力不能回，則為箕微。若夫委運會於適然，視君父為秦越，則無貴為天下士矣。靖節先生不能束帶折節，解印綬，長往，賦《歸去來辭》，樂夫天命，豈真居官餘職以傲督郵哉？（今按：餘字疑為臨字）知幾也亦猶夫鱸魚蓴菜之思爾。袁粲之死亦奇也，若褚淵者，何以生哉？（同上卷二十五《題陶靖節像》）

十 唐以聲詩取士，凡掖庭永巷，嬪嬙歌妓伶官，教坊之所，歌舞肄業，皆是物也。其隲者譜之絃管，奏之燕私。天子聞其歌而想見其人，不啻《子虛》之於相如也。工部詩為古今絕唱，宜其青錢萬中矣，而當時不能博一第，豈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，而不必盡係乎其才耶？若然，則是時為之主司而按劍者均可以無罪。而先是民謠有「糊心存撫使，瞋目聖神皇」，又何說也？至今膾炙人口，獨據詩壇之上，千年以來，未有能與之爭旗鼓者，又何也？此一小技耳，猶然莫之為而為，莫之致而至，況乎其為聖人之道，窮通得喪，治亂否泰，足關乎天下萬世者。（同上《題杜子美像贊》）

《舜水文集》

民國二年八月湯壽潛本

張溥詩話

孫 肅編纂

張溥（一六〇二——一六四一），初字乾度，後改天如，號西銘，江蘇太倉人。崇禎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旋告歸。溥于崇禎初集郡中名士，組織「復社」，為「復社」創始人和領袖。主張「興復古學」，改革政治，繼承東林黨人傳統，進行政治和文學活動，影響頗大，以致為執政大僚所惡，訐溥興黨禍，嚴旨窮追不已。直至溥死，案猶未結。溥早年苦學，每讀書必手抄六七遍，因名其書室為「七錄齋」。與同里同學張采齊名，時稱「婁東二張」。張溥著述頗富，著有《七錄齋初集》、《七錄齋集》、《七錄齋近集》，輯有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。另輯有《歷代文典》、《歷代文乘》、《崇禎文典》、《古文五刪》等。本書輯錄其詩話一百四十四則。

一文集之名，始于阮孝緒《七錄》，後代因之，遂列史志。馬貴與《經籍考》詳載集名，人物爵里，著作源流，備其左方，覽者開卷，大意已顯。然李唐以上，放軼多矣。周惟屈原、宋玉，漢惟枚乘、董仲舒、劉向、揚雄、蔡邕，魏惟曹植、陳琳、王粲，阮籍、嵇康，晉惟張華、陸機、陸雲、劉琨、陶潛，宋惟鮑照、謝靈運，齊惟謝朓、孔珪，梁惟沈約、吳均、江淹、何遜，周惟庾信，陳惟陰鏗。千餘年間，文士輩出，彬彬極盛，而卷帙所存，不滿三十餘家。藏書五厄，古今同慨。（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·題辭》序）

二 兩京風雅，光并日月，一字獲留，壽且億萬，魏雖改元，承流未遠，晉尚清微，宋矜新巧，南齊雅麗擅長，蕭梁英華邁俗。總言其概，椎輪大路，不廢雕几，月露風雲，無傷氣骨。江左名流，得與漢朝大手同立天地者，未有不先質後文，吐華含實者也。（同上）

三 人但厭陳季之浮薄而毀顏、謝，惡周、隋之駢衍而罪徐、庾。此數家者，斯文具在，豈肯為後人受過哉！（同上）

四 古人詩文，不容加點，隨俗為之，聊便流涉，無當存亡。評騭之言，懼累前人，何敢復贅。（同上）

五 騷賦詞清而理哀，其宋玉、景差之徒乎！西漢文章，莫大乎是。非賈生其誰哉！（同上）《賈長沙集》

六 太史公曰：「長卿賦多虛辭濫說，要歸節儉，與《詩》諷諫何異？」余讀之良然。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，非徒極博，實發于天材。……《美人賦》、《風》詩之尤，上掩宋玉。蓋長卿風流放誕，深于論色，即其所自敘傳。……他人之賦，賦才干，長卿，賦心也。得之于內，不可以傳，彼曾與盛長通言之。歌合組，

賦列錦，均未喻耳。（同上《司馬文園集》）

七 東方曼倩求大官不得，始設《客難》，揚子雲草《太玄》，乃作《解嘲》。學者爭慕效之，假主客，遣抑鬱者，篇章疊見，無當玉卮，世亦頗厭觀之；其體不尊，同于游戲。然二文初立，詞鋒競起，以蘇、張為輪攻，以荀、鄒為墨守，作者之心，實命奇偉，隨者自貧，彼不任咎。未可薄「連珠」而笑士衡，鄙「七體」而譏枚叔也。……「誠子」一詩，義苞「道德」兩篇，其藏身之智在焉，而世皆不知。（同上《東方大中集》）

八 子淵作頌，名高齊蜀。……聖主賢臣，文詞采密，其推彭祖、厭喬松，歸之文王多士，以祝壽考。意主規諷，猶長卿之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，游戲園囿，有戒心焉。……《甘泉》、《洞簫》，後宮傳誦，《儻約》諧放，頗近東方。……《九懷》之作，追愍屈原，古今才士，其致一也。……大抵王生俊才，歌詩尤著，奏御天子，不外中和諸雜，然詞長于理，聲偶漸諧，固兩京之一變也。（同上《王諫議集》）

九 夫屈原放廢，始作《離騷》，子政疾讒，「八篇」乃顯。……雖《九嘆》深雅微遜騷經，其他文辭宏博，足相當矣。（同上《劉子政集》）

一〇 《河東》、《甘泉》、《長楊》、《羽獵》，四賦絕倫，自比諷諫，相如不死。《逐貧賦》長于解嘲，釋愁送窮，文士調脫，多原于此。……《酒箴》滑稽，陳遵見而拊掌，豈讓淳于髡說酒哉。（同上《楊侍郎集》）

一一 《兩都》仿《上林》，《賓戲》擬《客難》，《典引》居《封禪》、《美新》之間，大體取象前型，制以心極。（同上《班蘭臺集》）

一二 亭伯以「四頌」結知天子，躬親薦達，貴臣曳履迎門，其榮重亦百世之一時也。……亭伯少與班、傅齊名，未遑仕進，時或譏其玄靜，乃作《達旨》，以匹《解嘲》，立言之旨，初若符節。及其終也，子雲抱恨于校閣，亭伯成名于遼陰。文之為文，非言之難，行之難也。（同上《崔亭伯集》）

一三 《二京》之賦，覃思十年，《長楊》、《羽獵》，風猶可續。……《同聲》麗而不淫，《四愁》遠摹正則。蔡邕《翠鳥》，秦嘉《述昏》，俱出其下。……時有遇否，性命難求，與世汎汎，曷若歸而諷《河洛》、《六

藝》八十一篇乎？始于《應問》，終于《思玄》，固平子之生平也。（同上《張河間集》）

一四 詩有《九曲歌》，間屬闕文。賦五首，微質雅，擬之《上林》、《長楊》，則泰山丘垤也。……銘八十一餘，多體要之作，及所匠意，于子雲《百官箴》得其深矣。（同上《李伯仁集》）

一五 《廣成》一頌，雕鏤萬物，名雖諷諫鄧氏，意在炫才感衆，寧知適逢彼怒乎。《東巡頌》質古簡言，似季長輜光之作，安帝見而奇之，召拜郎中。文之遇不遇豈人意所及哉。（同上《馬季長集》）

一六 屈原在楚懷王時，以忠被疏，作《離騷經》。頃襄王立，放之江南，作《九歌》、《天問》、《九章》、《遠遊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漁父》、《大招》，自沉汨羅，其後楚·宋玉作《九辯》、《招魂》，漢·賈誼作《惜誓》，淮南小山作《招隱士》，東方朔作《七諫》，嚴忌作《哀時命》，王褒作《九懷》，劉向作《九嘆》，皆擬其文。……王叔師父子皆有文名，考《靈光殿賦》與《夢賦》二篇，世所傳誦。（同上《王叔師集》）

一七 東漢詞章拘密，獨少府詩文，豪氣直上。孟子所謂「浩然」，非邪？琴堂衣冠，客滿酒盈，予尚能想見之。（同上《孔少府集》）